

敦煌的光

黄蓓

敦煌文明因光而生,是光与信仰的一次完美融合,令世人向往。然而,1000多岁的敦煌莫高窟早已是“见光死”的羸弱之躯,它的保存、保护和向公众的开放一直是一个难题。“数字敦煌”的提出,则让莫高窟艺术获得了无限的跨越能力和重生能力。

敦煌文明贯通了不同朝代的艺术特色,也融合了不同地域的文明,这个辉煌灿烂的宝藏起源于1650年前某天的一道光。

敦煌莫高窟所在的三危山大泉河谷,是沙漠中的绿洲,南面是流沙形成的峰峦起伏的鸣沙山,西北方是茫茫的大漠戈壁。当年乐傅和尚在此放眼远望时,金色的阳光恰好映照在三危山上,山峰似乎放射出万道光芒,那一刻,耀眼光环中的“三世佛”显出真容,菩萨诵经说法,罗汉、童子和仙女好似无数……乐傅认定这幅佛国奇景是上天给予他的启示,于是在这个地方开窟修行拜佛。后来,一位叫法良的和尚也在一个雨后傍晚看到了三危山上的“佛光”,坚信这儿是佛祖圣地,在乐傅首开的洞窟旁边,又开凿了第二个洞窟。

三危山的山体是剥蚀残山,主要的矿物成分有石英、云母、角闪石等,其中云母包括黑云母、白云母、金云母、绢云母等,各种云母的总量最多达到20%,在阳光的照射下,山体反射出奇异彩的金光。新疆社科院钱伯泉先生说他曾经三次实地观察发现,每年夏秋朝阳初升时,在莫高窟前沙山的某个位置向西方的莫高山张望,有可能出现“忽见金光,状有千佛”幻境。他认为“莫高”一词是突厥语“神圣”之意,古代的居民可能也看到过“金光”并以为神,才把三危山称为“神圣山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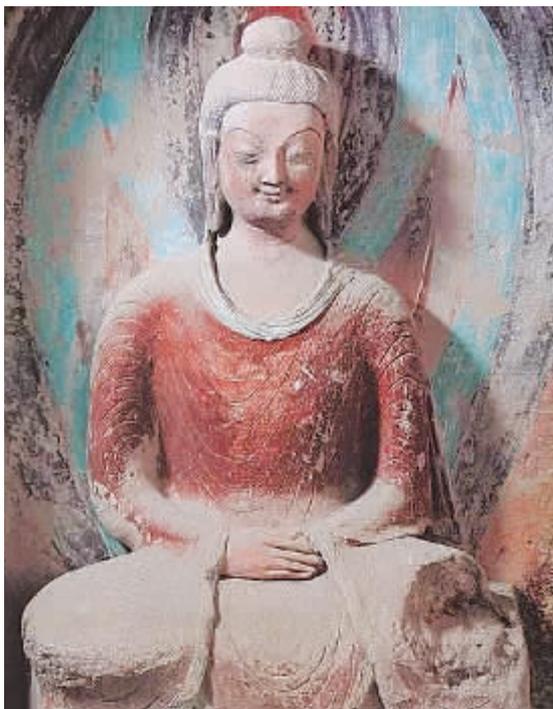
近千年的敦煌莫高窟艺术创造史,就由这道神奇的光芒开启。一代又一代的佛门弟子们在这片戈壁上营建石窟,他们长年委身于逼仄的洞穴中,依靠苦修与冥想,在一片荒芜中开始了对极乐世界的追寻与营造。达官贵人、商贾百姓都在这里捐资开窟,洞窟的规模也渐渐扩大,无名艺匠们在单调的黄土壁上作画,在窟中竖起佛像,各种色彩在砂砾洞壁上蔓延,神的世界被勾勒、晕染得栩栩如生,香客、朝拜者络绎不绝。

出现在三危山的“佛光”并非独一无二,黄山、庐山都出现过这种现象,而五台山的“佛光”和“峨眉宝光”也都被视为世界奇观。

立于盛唐武周圣历元年(698)的《李君莫高窟佛龕碑》(学界简称《圣历碑》),曾经记载过莫高窟这道奇妙的光线。《圣历碑》是记载莫高窟开凿时间的最早实物,也是研究莫高窟营建史和李氏家族的珍贵史料。此碑原立于莫高窟第332窟前室,民国十年(1921)被居留莫高窟的白俄军队所断,现存残石,收藏在敦煌研究院,编号为Z1101,残碑宽74厘米,高76厘米,28行,每行存8-29字不等。《李君莫高窟佛龕碑》的碑文又见于藏经洞出土的经卷P.2551背面(正面为道经《太上业报因缘经》)。《李君莫高窟佛龕碑》除记录李氏家谱、开凿洞窟外,还概述了莫高窟营建史并描绘了莫高窟的景色,其中提到:“莫高窟者,厥初秦建元二年(366年),有沙门乐傅,戒行清虚,执心恬静。尝(常)杖锡林野,行至此山,忽见金光,状有千佛。遂架空凿岩,造窟一龕。次有法良禅师,从东届此,又于傅师窟侧,更即营造。伽蓝之起,滥觞于二僧。”这段文字是莫高窟营建史的经典,晚唐张议潮功德窟(第156窟)前室的《莫高窟记》内容也参考了这段文字。

光的最大特点就是随着时间推移能产生丰富的光影及层次变化。佛所带来的光明并不仅仅给人带来福祉,禅宗认为人只有在光明和黑暗的相互作用中才能体验到无限的尺度。莫高窟的洞窟大多面朝东方,在山壁上开凿出来的洞窟只有在上午才有较好的光线,走在洞窟与洞窟之间,也是行走在光影交错的神奇世界:西域的菩萨与中原的菩萨,佛教的飞天与道教的飞仙,印度的诸天与中国的神怪,不同的信仰在壁画上和谐融合,众神在此相遇,在壁画上永久地定格。修禅需先观像,观像如同见佛,信徒们在莫高窟的艺术殿堂中感觉与佛无限接近。

1962年来到敦煌莫高窟工作的何鄂在临摹时发现,那一身身佛像菩萨,当你隔着一定距离在它们面前端坐,与大佛微微下俯的目光相接,刚好看见他们慈眉善目,似有言语,神人感应,让人顿感佛之庄严伟



敦煌
259窟北
魏禅定佛

大与人之渺小;当你趴在它们的前面看竟然什么也看不见,五官看不见,眼神看不见,夸张得特别厉害。这种夸张的表现手法体现的是工匠的精妙用心。比如第130窟佛像高27米,仅头部就高7米,这种比例不协调很好地解决了视角差,是为坐佛朝拜的人们而量度好的一个尺寸。这是工匠的智慧,用爱慕与敬仰之心,在创造中表达力量和神韵。何鄂还说,鸣沙山上的“金光”并非人人都能看到,但她在敦煌度过的12年岁月中,曾经看到过一回。

光与影的传奇无论在大乘佛教还是小乘佛教中,都得到了意义丰富的表达。如果在午后到访柬埔寨的小吴哥,在长长的回廊中,会看到阳光透过棕榈树形状的柱子照进来,在壁画和雕塑上慢慢移动,导引着参观者目光的聚焦。据说吴哥是柬埔寨2000多座寺庙中唯一一座坐东朝西的寺庙,因为这里是当时的执政国王Suryavarman二世的陵寝,Suryavarman是太阳神的化身。在此西望日落,会对佛教的轮回之说生出别样的感悟。太阳的光芒对于吴哥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,莲花池前的日出同样是不容错过的。太阳升起后,水池中的莲花由明暗中的黑白层层绽放出色彩,小吴哥的全貌倒映在水池中,让人不由得想起佛教的“镜花水月”。走进吴哥,一尊

所至凝神细看:日出时禅定佛的嘴角微微下垂似乎因思索众生之苦而愁忧,当手电筒光换了角度,禅定佛的神情在光影变幻中发生了触动心弦的奇妙变化,她的嘴角变得上扬,露出得道的心领神会的微笑,那就是莫高窟中的“东方微笑”。庄严与曼妙,神秘和温婉,佛像的每一个细节无不自然和谐地演绎出内心世界的涌动,似乎寻常可见,却又尊贵无比,恍如究其凡生而难以企及。

光与信仰的融合,在安藤忠雄的当代建筑杰作“光之教堂”上达到了堪称完美的境界,“光之教堂”获得了罗马教皇颁发的20世纪最佳教堂奖。这座建造在大阪府茨木市北春日丘的“光之教堂”用坚实厚硬清水混凝土围合起来,创造出一片黑暗空间,让进去的人瞬间感觉到与外界的隔绝。正面的混凝土墙壁上,留出水平垂直交错切口,而阳光便从墙体的十字形开口里渗透进来,从而形成著名的“光之十字”。在纯粹的黑暗中显露出一道十字架的光线,这就是教堂内部全部的装饰。教堂的南立面与东西方向轴线呈大约30度的角,因为教堂的功能是做礼拜,时间一般为上午,这样设计就可以保证光线从早上到中午都十分充足,既节约了电,又让人们在做礼拜的时候可以欣赏到明亮的十字光影。“光之十字”随着阳光和时间的变化会移动,表达出人与自然的的关系。墙上的十字赋予空间以张力并使之

(下转13版) ➔



安藤忠雄光之教堂